

看一本旧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经众人之手得以幸存的书,阅读的时候,你能不经意从字里行间之外看出许多值得玩味的东西。

初一的时候,也不知是从谁的手里得到了一本《红楼梦》,那时候,父母秉承着“少不读红楼”的原则,并不支持甚至可以说是反对我看这本巨作的。所以,那时候总是偷偷地在被窝里看着《红楼》。现在想来,那本书传到我手里时早已破烂不堪,甚至有的地方还有着油渍与缺损,但毫无理由地,我就是喜欢,哪怕晚上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偷偷地看,然而令我格外伤心的是在书的末尾,不知被谁撕走了几页,只留下几句,让这个那个躲在被窝里的小女孩很得牙痒痒。

书算是不知其味地读完了,却总是耿耿在怀。后来我在舍友的铺盖下发现了那些被撕掉的张页,如获至宝,对于一个十二三的孩子,那种感觉自是不必说。现在到了对《红楼梦》半知半解的年纪,自个儿买回来,回想起来,倒也是一番感慨,看,那个十二岁的女孩,躲在被窝里看完了《红楼梦》。

相比之下,初二时的情况就要好出许多,那本书的境遇也不算糟糕。我已经不记得那本《穆斯林的葬礼》是我从哪里买到的,只记得把这本书带到班里,它就完全脱离了我的视线和掌握,最后几经



三年前的一场考试注定了我接下来的几年青春时光将要搁浅在一座陌生的城,在这座陌生的城里注定了我要邂逅这条荡漾着我心灵的江,一切仿佛在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得妥妥当当。那年九月的骄阳像老当益壮的老者,久久不肯褪去他炽热的温度,依旧每天将炙手的热量一点一点地铺满天空下的每一寸土地,甚至包裹在空气中的每一粒灰尘。恰若我那时满腔的激动般,盘踞在脑海里久久不能平静。那年九月的落寞黄昏,为了完成我的大学梦,我不得不暂时扔下我对家乡所有的故土情结,带上亲人的期待和祝福以及简单的行李独自一人坐上驶往果城南充的班车,与我相伴的除了对大学生活的憧憬,还有一群陌生的同车人。当时老家到南充的高速还没有修通,因此绕了很多县级公路,可谓是一路风尘的颠簸,到达南充时天已经黑了,汽车停在了嘉陵车站。我晕乎乎地从车里走出来,带上自己简陋的行囊,跌跌撞撞地走出车站,果城南充已经是一片灯火通明,夜幕下的南充在路灯的陪衬下朦朦胧胧,宛如刚刚从梦里醒来的孩子般。夜幕下的万家灯光也变得朦朦胧胧的,夹杂着从混凝土里冒出的热气,一切显得不是那么得和谐。顿时,我面对着这座陌生的城市竟生出一种孤独感,让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幸好,学校有安排专门的公交车过来接从各地过来求学的学子,让我心里感到一丝丝的欣慰和温暖。

那晚,南充的夜晚没有给我留下过多的印象,或许是因为自己太疲惫的缘故而无心欣赏夜幕垂下的南充吧。经过嘉陵江大桥时,耳畔吹来徐徐凉风,我顺着风向车窗外望去,看到一条闪烁着点点荧光的江,心里有了一点点的触动。这应该是我我和嘉陵江的第一次相遇吧。

“当我一个人推着车走进那片黑暗时,我看见邻家的黑猫瞪着一双发光的眼睛正狠狠地盯着我,那一刻,我害怕极了……”她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微弱,目光里塞满了孤独,她还是这么年轻着的女子,那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她不愿一个人强装着勇敢经过,黑暗里,会有一双双恶毒的眼盯在孤独的外衣上。

诚然,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我们最怕的便是孤独吧。

我们如此害怕孤独,以至于让我们选择是独处还是和别人一起时,我们会果决的选择后者以寻求安全感,甚至不惜付出很多的代价,譬如长久的痛苦,不必要的烦闷,或者完全无益的陪伴。

然而,不得不说我们却深刻的感受到了从未感受过的强烈孤独,我们是如此的讨厌独处—无论何时何地,出于何种原因,从孩提时候我们就习惯被认同,独处时的我们会本能的渴望有人陪伴,认为孤独者都是渴望加入群体生活,而非欣然独处的。独处时,我们是在拒绝生命丰富多彩的可能,并耗费生命存留的希望,是在浪费生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一个人的经历不是那么精彩,一个人观看的日出并非那么壮观,一个人度过的时光是那么的无生趣和毫无意义,对于那些宁愿独居的人,我们甚至给他们扣上“反社会”的头衔,好像他们是社会的公敌,他们被认为是缺少朋友,怀疑这个世界的人,那些结伴同行者警惕地盯着这些孤独的旅行者。

依赖于他人的人受到独立的人的威胁,独自寻求满足的想法被视为异端,因为这个社会固执地认定我们只有置身于他人之中,才能完整,我们必须依附于他人来寻求慰藉,舒适和安全感。

可笑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渴求的亲昵关系,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我们吝啬于给自己,伴侣和朋友足够的空间,使其身心受到限制,然后,又对我们之间令人窒息的关系感到悲哀。

把这些事实指出来,并非是建议我们抛弃所有的亲密关系。医学调查证明,大多数老人独居,但与其亲朋好友保持密切联系,身心健康的程度是“良好”,就像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每天吃一个



辗转,才终于回到我这个主人的手里。后来才知道那本书原来是盗版的,现在它也已经不在我的书架上了,不知是丢了还是被谁拿走了。

提这两本书的故事,只是感喟一下年少,倒也没其他意思。要说的是最近读完的一套《上下五千年》,一本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书。至于书的内容我也不打算说些什么,倒是对里面的一些批注,勾画的段落有些想法。

书是在图书馆借的,旧旧的,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做了批注,我自己也有随时做批注的习惯,毕竟想法不及时记下来,后面忘了,岂不可惜?但这些随手批注的内容有些值得玩味。我还特意将全

老家宜宾是我国著名水系的汇合处,是万里长江的第一城,当然也濡养了我自小爱水爱江的情怀。很小时便学会了游泳,可以说是在水里泡着长大的,也因为这样的关系,让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好。这样,注定了我对嘉陵江会有很多的相遇。

时间悄悄地从每天的日出日落中流逝,带来的却是我对嘉陵江日益渐深的感情。来到南充,我第一次对祖国的大江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在老家,虽然有我国重大的水系,可是自打我记事以来,江水一直是混浊泛黄的,因此也几乎没有在江边上玩过水,平时都是在老家门口的那条小河嬉戏玩水。可是嘉陵江却是碧波荡漾,碧绿的水拍打着两岸,激起阵阵凉风。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喜欢独自一人坐在嘉陵江边的石头上静静地看着流淌的嘉陵江水,思考着一些琐事,或是发着呆。大学的生活多了很多自由,少了很多的约束,却增添了许多烦恼和无趣。憧憬的大学就像在阳光下映射的泡沫般五光十色,绚丽多彩,可是终究抵不过时间的考量,总会在一刹那破碎。嘉陵江像一位历经沧桑的智者般洞悉着我内心世界的潮起潮落,默默地承载着我莫名的情绪,然后让流水带着这些情绪像未知的远方就去,直到流出我内心世界的尽头。

嘉陵江承载我内心世界的同时,也给予了我身体的舒展。嘉陵江是南充人的露天水上健身房,不管是炽热的夏天,还是冷冷的冬天,嘉陵江上总会看到许多人在水里舒畅地穿梭着。游泳一直以来是很喜欢的运动,可是却从没有在大江里去游过,在以前或许是因为老家的江水太脏而没有去,但在这里我也胆怯了,毕竟面对这样的大江,还是会有一些恐惧的。直到我在江边遇到一位七十八岁横渡嘉陵江的老人才让我克服了面对大江流水的恐惧。那位老人对我说,他在这条江里游了快六十年了,每一次的横渡对他来说都是一次快乐的旅行。在得知我也喜欢游泳但没有胆量的时候,竟说了可以带我的横渡,以此来克服我内心的恐惧。

来到南充之后,一晃就是三年的时间飞逝了,我去了南充的很多地方,也曾留恋过那些地方

苹果可以不用看医生一样,一个积极的社交活动能力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但是,我们需要在友好待人的同时,享受独处的乐趣。

我们必须重新学会独处。一个人乘电梯去主楼的最高层,透过雾气看依旧泛着黄光的灯,然后一支笔一张纸记录下此刻的心情,于是开始明白生活要善于抓住美的那一瞬间;一个人买一辆山地车,每逢过节放假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于是去佩服他的毅力,生命在于运动,是一种原始的呼唤对生命强烈的渴望和行走;一个人跟在陌生人后,走一段路,却不经意间发现只剩下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阵欣喜,于是慢慢懂得“无欲则刚”,你一心苦苦想要追求的,却不如不经意间得到的;一个人听一个如何用哲学解释自己的生活,然后纠结其中,进退不能,于是慢慢思考;生活如此简单,又为何要用哲学束缚自己,不如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豁达一生,欢笑一世……原来我们不能忍受的寂静,仅仅只是想填满那个空白。

有人说,其实肉身和灵魂是分离的,人始终是孤独的。我想是的,无论何时,在最深层的感触里,我们始终孤独。其实我们应该庆幸,在黑暗里,那双闪着寒光的眼盯着的仅是你孤独的外衣,而不是你孤独的心,因为孤独的心反而不那么畏惧黑夜的到来。我们都渐渐长大了,我们都渐渐不那么怕黑,因为孤独植入了我们的心中。

“当我一个人躺在漆黑的房间里,孤独在门外徘徊,我不让它进来。灵魂的孤独此时令我勇敢,让我我一点点深切地明白;生命中,我们总要经历黑暗,孤独是片汪洋,我始终沉浮于其中,失去了方向,而孤独却引我向真实的人生,引我深切地思索……”所以享受独处的时光吧,由此滋生出的孤独未必不是件好事。

在这个寂静的让你心安的夜晚,你握着笔,在纸上对自己这么说着。

(李畅)

书翻了一下,勾画最多的便是关于战争与人民的,还有其他的关于历史知识、典故的积累,因为每遇此处,书中总有折痕。粗略看了一下,不外乎慨叹战争之无情,人民之悲苦。本来我倒对此无看法,读书出乎其外,入乎其内,因人境界而已。直到读完长平大战,那人在后面提了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惊觉,我与其他众多读者之自我。也许很多人觉得这没什么,人们的视角不同,看到的事物自然不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然而,细细思量,我们很多写相关历史著作的时候,是否倾注过那样一种情怀,我们诸多读者,读的时候,怕也是带着自我,对那些动辄几十万的生命也只是一眼带过。肯定有些人说我认真了,我做作了。但我不得不说,当我们在读相关历史书籍时,对那一场战争里的累累白骨曾停顿一下,不曾感叹一下,可以为诸多权谋大呼过瘾随手批注却不为万骨略作笔墨,我们是不是该将其当做读者的一种冷漠。有人会说,大概他们看懂了,只是没留下痕迹,有人会说,我这是强说愁,有人会说,历史就是冷酷的……只是,全书,众多批注,然则大小战争,百万士卒性命,百姓流离失所,从未见读者为此批注一番,只有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算是做作,难免唏嘘!

(医学影像学系 马尘)

的山山水水,可是一直驻扎在我心里的依旧是这条流过了千秋万载的江,就像是盘踞在我内心的树根一样,扎得很深很深。她使我褪掉内心的沉重,在简简单单中拥抱生活,就如同那可以清晰映照出蓝天白云的江水一样,简简单单。很喜欢独自一人走在落日黄昏时坐在嘉陵江边,看南来北往的路人在行色匆匆中扬起脚下的灰尘,看车来车往的嘉陵江大桥在落日余晖的映下熠熠生辉,看携家带口的游人在山水间浅行。嘉陵江畔那绵长而悠远的汽笛声,低鸣在碧波荡漾的流水中,细细聆听仿佛可以从中寻找一份安慰和寄托,打捞一丝属于自己独有的情结。这种宁静中的感受和希冀,随着心的安静越发显现出一种生活在喧嚣世界的珍贵。这种宁静而又愉快的生活,难道不是很多人所追求的活在当下吗?

月明之夜,再次坐着公交车经过嘉陵江,看着依旧微微泛光的江水时,比当初到南充多了一份亲切感。我都不记得自己有多少次面对朋友对南充各种不满的抱怨时,都说着南充其实挺好的,城市不大不小,山上有水。或许,我对南充的褒奖大部分都来自于“有水”吧。

我想,对于这条碧波千里的江,应该有了一份特别的情愫,它是永恒生命历程中一种不倦的人性体验,我小心翼翼的把这份情愫收藏起来,使它不至于在时光的侵蚀中慢慢的褪色,只有这样,人生才会充满韵味,时光才会在生命的年轮上留下一些值得珍藏的记忆。

(临床医学系 刘浩)



北湖 (副刊)

我以我的姿态绽放

摄影/周希孟

前几天一老友要送我书,约我在书店见面,想来我俩算是许久未见了,我当然欣然前往。见面就问第一句话便问我最近食粮否,我摆摆手,和他走进书店。

“甚少,连买回的杂志都没有看。”

他不禁唏嘘,表示不解,“放假前你不是说准备了书吗?都放假这么长时间了,那这段时间在干什么?”

我走向文学区边回答他的话,我笑道:“睡觉,打毛线,兼职,还有吃饭。”

“打毛线!”他的声音提高了些许,表示很惊讶。“你也学打毛线了,之前也没和我提过,但学那个有什么用?”

我拿起一本龙应台的《目送》一边翻阅他的话“人间烟火,是吧?”我抬头望望他,“我们到底是凡人,就来这世上走一遭,我们要洗衣服洗澡做饭洗完赚钱,对了,你不能忘了我们还要上厕所。”

他愣住了,拿起一本不知名的书信手翻阅。我看他的样子像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别伤心了,说明我离十全十美又近了一步,你应该为我开心。你来给我说说你对最近看的林夕的《世界将我包围》有何感想。”我问他。

“沉下心来静下去,别太在意别人的话,莫为他人误己身。这是我的感想,但我并不赞同林夕的所有看法,有的看法或许太极端,把人解剖得太不好了。”

我没有说话,继续在书海中寻找适合我的粮食。待我选好书给他看,于是又到了他不解的时刻。“你就不能看一点纯文学的吗?”我指着选好的几本书“诺,你说哪一本不是纯文学?”

然后我们都没有说话,对啊,纯文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他翻阅着我选好的周国平《人与永恒》,此时我却在思考纯文学的定义。纯文学对我而言,只要是用心写出来不为商业性质的文字都是纯文

不久之前,央视一直在连续播出电视剧《父母爱情》,引起了很多人对婚姻问题的思考。至今还记得安杰第一次去书记家相亲时,衣服都没有换。可见在她的眼里,她是看不起江德福的。可是事实却是,后来的她成为令人羡慕的江太太。他们之间并没有所谓的惊天动地鬼神的爱情故事。是什么让两个生活在完全不同世界里的人,风雨同舟一辈子?

我的父母都是普通人,没有现代人观念中的王子与灰姑娘的梦幻故事,没有明星与外星人的离奇经历,没有高富帅与九尾狐的纠结爱情。是什么让他们相扶相持 20 年?

父母爱情。“爱情”这一字眼在父母眼中似乎已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在他们的年代里,相识,不是一见钟情,而是经人介绍;相恋,不是抛下一切,而是适可而止;相爱,不是死去活来,而是发乎情止乎礼;甚至结婚可能不是爱情,只是适合。但无论怎样,他们始终不离不弃。我想,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或许已经不是爱情了,是一种凌驾于爱情之上更伟大的情感——亲情。

现在的我们总说“现在婚姻的安全系数好低啊!”为何会如此呢?富足的物质生活下,离婚率为何居高不下?文章与马伊琍完美的爱情里,为何还会出现裂隙?究竟是爱情变得虚伪了,还是人不相信爱情了,抑或是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

其实在我看来都不是。爱情依旧是世界上最

真最纯的东西,它神圣不可玷污。人们依旧相信爱情,不过相对于爱情他们更相信自己。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不过只靠爱情维系的婚姻,势必是一段随时都可能出现危机的婚姻。上帝给了我们每个人经历爱情的机会,因为爱情,我们跟我们爱的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但婚后的我们却不懂得如何经营婚姻,自私的我们不肯为深爱的对方做出一点点的让步,于是婚姻出现了裂缝,久而久之,婚姻便坍塌成为了坟墓。

其实婚姻很简单,就是把深爱的对方当做家人一样地去对待。把他当做家人,你不会因为多做了一点家务而斤斤计较;把他当做家人,你不会因为他少挣了钱而大吵大闹;把他当做家人,你会站在他的问题上去思考问题。

亲情,乃是维持父母爱情真正的良药。

(口腔医学系 王春林)



唯恐天下乱

我不忍世间纷争仅仅是为心中愿望争取一点点实现的可能性。就如同很多人选择一些职业只是为了养活自己而非出于对职业本身的热爱一样。而我也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希望世界和平,国泰民安的君子,只是在这个还算和平安宁的年代还未被我们意识到这种已植入我们身体内的感觉。

二零零八,我们恐天下灾。2008 年年初中国迎来雪灾,大年三十,还有数以万计欲回家的农民工在冰天雪地里等待;电视媒体每天都播报着抗灾救灾的新闻,那时坐于电视机前的我们多怕我们的同胞被灾难压倒。克服雪灾,又面对几乎摧毁汶川地区的大地震,那时的我们为灾区人民哭泣,捐款,祈福,默哀。我们的祖国可以坚强,可以振作,却无法让此次灾难在她心中留下的伤口愈合。那一年的我们,多么恐惧天下的灾难!

二零一二,我们恐天下战。2012 年国际形势甚为紧张,国外是许多国家对我国的挑衅;苏丹反政府武装扣押 29 名国人;日本政府命名钓鱼岛;中国国民在埃及遭绑架;中国利比亚使馆遭袭击。国内形势也不由领导人省心;国内银行遭抢劫,冲动的热血市民示威游行,抵制日货,开始不理智的窝里斗,欲逼国家开战。那一年,我们多么怕祖国抵不住压力选择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因为这一枪打响带来的是整个世界的灾难。

一三一二,我们恐天下乱。2013 年乍得叛乱,叙利亚危机,新疆暴动,朝鲜进行核试验,H7N9 袭击世界。2014 年仅仅开始几个月,已发生了几件使人惊骇的大事:恐怖分子在昆明火车站以极其残忍的手段砍杀市民,乌克兰暴乱,如今马航失踪十多天仍未找到。或许还有许多人仍然觉得那些灾难离我们很远很远,或许在许多人的意识里仍然觉得只有非典爆发,经济危机这样的事才是世界的。却不曾意识到在这小小星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小小决定,小小暴动都可以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一年,我们恐天下乱,坚定“世界和平”为首愿,这一刻我们为马航祈祷,为世界祈福。

(医学影像学系 段俊艳)



和庄子想要表达什么,很多人希望自己能能够达到圣人的境界,能够不羁于外物,能够驰骋在一个没有烦恼的是世界。但还是那句话,我们究竟是凡人,那些构想那些不被外物羁绊是老庄都无法达到的,我们大概也真是不能吧——也不能忘记,其实老庄也只是很多细胞组成的凡人。而我自己喜欢看“大家”们的思想,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有泉水的井,我能在这个水井里汲取营养,不至于死去。所以,时代发展中,那些存在人脑中的思想,却还是一片荒芜般,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掌握,去探索新的世界专属的世界要。

“你怎么又买了《我与地坛》?”朋友只是看着我笑,“第几次了呢?”

“第五次买。毕竟每一次买的心境都不一样,心境相异读书随笔也不一样,那么把每次做的读书笔记相比,不是很有趣吗?”我望着他,“至少我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自己。”

“那这样吧,今年的《我与地坛》就算我送你的书目了”朋友笑着说,“这一本《我与地坛》的意义又新增了一层意义吧。”

“互赠吧,明年这个时候再交换,看看这一年我们又有哪些交汇之处,看看我们的理想,看看我们的理想主义被现实主义的社会怎么样奋力的冲刷吧!”

走出书店的时候,我们俩都收获了不少书,而我感觉我想是才从自助餐店里出来一样,感觉胃都是暖暖的——这一定是心理因素,其实我连早饭都没有吃。我没有告诉朋友我此刻的感受,他大概又要和我争辩此事的哲学意义——我觉得今天已经饱了,不能再摄食了。

(临床医学系 肖忠林)